《東海中文學報》
第 19 期　頁 61－88
東海大學中文系　2007 年 7 月

唐人小說中的「桃花源」主題研究

廖珮芸*

【提要】

中國理想世界觀主要承繼老莊對於隱退的企盼，在這光譜中他們所折射出的光采並非一致。有些作品內在精神是隱遁出世，有些則隱含對人世積極關懷，〈桃花源詩并記〉正是這樣的例子。雖然採取仙鄉小說架構作爲敘述主幹，但武陵人所到之地並非宗教仙鄉宮闕，而是人世桃花源。陶淵明意指桃花源不是仙界，不是來世；是忘卻心機，能偶入的人世，是現世。這是陶淵明對於現實人生的肯定，展現重視現世人情探問與溫情關懷。唐人小說有不少以「桃花源」爲本的新作小說，在不同時代氛圍與士人詮釋下，呈現不同時代內涵與意義。與陶淵明桃花源世界不同，大抵有三，其一唐代的桃花源主題小說有宗教化色彩濃厚的傾向。此質變與唐人對於道教成道長生的追求與信仰，息息相關。其二，唐代的桃花源主題小說開始出現英雄、智者、與代表王權的人間領袖。世俗權勢的官方力量，介入並掌控秩序與方向。桃花源理想世界原先亟欲擺脫的是世俗政治霸權，在中唐小說中，英雄領袖反而成爲理想世界的最高地位者。這是相當特殊的轉變。唐人對理想世界的認知，至此有了認知上的變異。其三，唐人的桃花源世界對於外人有明顯排外性與虛妄性，不再相信桃花源世界的實際眞實，不再相信人有機會生活其中。這是唐人小說桃花源主題內容與精神風貌的特色。

關鍵詞：陶淵明　桃花源　唐人小說　理想世界

---

* 修平技術學院通識教育中心

一、前言

陶淵明〈桃花源詩并記〉塑造出中國文人心嚮往之的桃花源世界，對後代文學產生深遠影響。此理想世界的精神內涵與格局，是時局危凝之際士人安託心性之所。〈桃花源記〉寄寓深意，古今共知，〈桃花源記〉是否爲紀實之文，時有爭論。明代黃文煥、清代陶澍、近人陳寅恪、唐長孺等，對於桃花源本事的產生時間、地點與人事傳聞，考證甚明❶。證實桃花源紀實與否的論述，在〈桃花源詩并記〉研究中占極大部分。在桃花源主題的接受史上，唐宋詩人如孟浩然、王維、李白、蘇東坡等，都有不少祖述「桃花源」思想意蘊與精神內涵的詩篇，自有一「詩歌史上的桃花源主題」接受史研究脈絡❷。〈桃花源詩并記〉篇幅不長，其影響與關涉的文學與文化感召力層面甚廣，至今仍未窮其盡處。

相較於詩歌史上的桃花源主題研究，小說史中的桃花源主題流變，向來較少人觸及❸。其實，〈桃花源記〉產生的歷史文學語境，正是魏晉仙鄉小說盛行之際。陶淵明爲何選用一個當時流行的「他界小說結構」來敘寫武陵人進入桃花源的過程❹？且藉由這個他界結構所隱藏秘而不宣的「他界」，不是

❶ 對於桃花源的討論，明黃文煥《陶詩析義》卷三論「此憤宋之說也。事在太元中，計太元時晉尚盛，元亮此作，當屬晉衰裕橫之日，借往事以抒新恨耳。觀其記曰『高舉尋吾契，』，蓋以避宋之懷必秦也。避秦有地，避宋無地，奈之何哉？篇內曰『無論魏晉』，而況宋乎？曰『皆歎惋』，悲革運之易也……元亮之意說在寄託，不屬炫異。」清陶澍在《靖節先生集》卷六，引各家說法爲證，提到康駢認爲「淵明所註桃花源，今鼎州桃花觀即是其處。」此參見中華書局編輯部編：《陶淵明詩文彙評》（台北：中華，1970），頁 339-362。近人陳寅恪〈桃花源記旁證〉歸納出五點結論，依桃花源的時地坐落、塢保結構、形成原因、故事來源加以考證確有其事。對於陳寅恪的推論，唐長孺以證據反駁之指出當時桃花源故事乃一民間流傳，考察出確切的時地人物並非恰當，武陵本是蠻族所居之地，桃花源所述故事是根據武陵蠻族傳說，反應蠻族人民要求。詳見其作〈讀桃花源記旁證質疑〉，收於唐長孺：《魏晉南北朝史論叢續篇》（台北：帛書，1985 年）。

❷ 孟浩然〈武陵泛舟〉、〈宿武陵即事〉等詩，王維〈桃源行〉、〈藍田山石門精舍〉等詩，李白當塗趙炎少府粉圖山水歌〉、〈秋夕書懷〉等詩，蘇東坡〈和桃花源詩序〉等詩。專書討論見劉中文：《唐代陶淵明接受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 年 7 月），歐麗娟：《唐詩的樂園意識》（台北：里仁，2000 年）。

❸ 儘管晚清出現數部對於未來理想世界多所想像的小說，如《新中國未來記》、《月球殖民地小說》或《新石頭記》等。然這些小說乃是晚清時局益惡之際，有識之士藉由描摹一個烏托邦的科技、政治、社會的美好世界，抒發其對於時局政治和社會的不滿與批判。其精神與傳統中國追求世外桃源，追溯上古治世的理想境界觀，在本質上是不同的。桃花源理想世界所追求的景致是，平靜恬淡的農村經濟，自給自足，不假外求，是一個安於現狀的封閉性空間，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隔也。晚清理想世界的建構，是朝向未來科技應用的展現，與陶淵明的桃花源世界是迥然不同的。

❹ 據葉慶炳將六朝至唐代他界結構小說的分類，分爲四大類：冥界結構、仙鄉結構、幻境結構、夢境結構等。〈桃花源記〉就結構而言，與仙鄉結構類似，是「由人間前往仙鄉—仙鄉歷程—由仙鄉回歸人間」的歷程。只是陶淵明在〈桃花源記〉中呈現的，不是宗教性的仙鄉世界，而是人間性的桃花源。參見葉慶炳：〈六朝至唐的他

當時思想與文學界盛行的宗教性仙鄉，反而是一個世俗性的人間現世。這當中隱含著陶淵明特殊書寫意識，是不證自明的。儘管〈桃花源詩并記〉在文體上並非嚴格意義上的小說，但在魏晉之時，卻是和當時流行的仙鄉傳說相似，都是民間口傳文學題材。據考證，「桃花源的故事本是南方的一種傳說，這種傳說晉、宋之間流傳於荊湘，陶淵明根據所聞加以理想化，寫成〈桃花源記〉」❺，且當時根據這個題材「聞而記之者不止淵明一人」❻，由此我們認爲，可以將桃花源視爲當時民間瑣聞記事的小說題材。再者，〈桃花源記〉也編收於《搜神後記》一書，可知時人以爲那和當時傳述仙鄉鬼怪之文近似，是不言而喻的。儘管〈桃花源記〉文類是否屬小說仍可爭議，然因他界結構小說自魏晉發展至唐，在結構與主題表現上都有其相連脈絡。〈桃花源記〉值此之際，無論在作品結構與桃花源主題意識，對於當時與爾後唐代文學，產生不少影響。因此，將〈桃花源記〉放在主題研究範疇內，鑽研其影響唐人小說桃花源主題的撰寫，應無扞隔不妥。

本文試從將〈桃花源詩并記〉放在魏晉與唐人小說的歷史語境中觀察，探析魏晉的陶淵明與唐代的諸位小說家，是以何種視野建構當代的理想世界，是以何種姿態與當時士人同儕、與時代思潮相互應答。探究唐人小說在承繼桃花源主題的過程中，在小說結構與精神內涵上有哪些承襲與轉變。本文選材標準採從嚴態度，以合於〈桃花源記〉內的「他界結構」爲篩選標準，符合此「誤入→進入他界→出而不復返」爲本；繼而，小說中對於理想世界的描述也必須合於〈桃花源記〉內所稱：落英繽紛，農田家畜，避世而此，而非仙鄉宮闕、仙人下棋。符合此二項標準，擇而納之。唐人小說選本以李時人編校、何滿子審定《全唐五代小說》爲準❼。選此版本，因其所收年代從唐迄五代，斷限大致與《全唐詩》相同，能見其作品與時代變化呼應特性。《全唐五代小說》正篇收作品一三一三篇，外篇收八〇一篇，總數約略二千篇。符合本文桃花源主題標準，共九篇，篇名詳見附表。篇數不多，但從中可清楚見到桃花源主題的時代流變蹤跡，見其時代意義與風貌。

界結構小說〉，收入《台大中文學報》第 3 期（台北：台大，1989 年 12 月），頁 7。

❺ 據陳寅恪、唐長孺考證，同注 1，頁 163-164。

❻ 同注 1，頁 163-164。

❼ 李時人編校、何滿子審定《全唐五代小說》（西安：陝西，1998 年）。

二、〈桃花源詩幷記〉開啓的「桃花源」象徵意義

桃花源研究成果累積至今蔚爲可觀，無論就作品形式、美感藝術、行文風格，或深究陶淵明人格精神、自然觀、生命關懷，均見精湛立論。陶淵明是以何種姿態與整個魏晉大時局對話，尤見各家之說❽。吾以爲不該僅以個性淡薄作爲陶淵明歸隱的理由，不僅不夠周延，也忽略陶淵明本身性情殊絕，與簡化仕隱抉擇之際的衝突掙扎。陶淵明自幼所習遵循中國傳統教育，由〈飲酒詩〉之十六「少年罕人事，遊好在六經」、與〈雜詩〉之五「憶我少壯時，無樂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等句，可明瞭年輕的陶淵明也曾心懷壯志，曾心儀如荊軻一樣的英雄，這是中國傳統士人內心無法抹去的儒者志向。用葉嘉瑩的話來說，即是一種「情意結」，是一種擺盪在出世和歸隱之間，揮之不去的情意結❾。即便曠達如陶淵明、李白、蘇東坡還是辛棄寂，他們內心都存在著這種揮之不去的情意結，擺盪於仕隱之間的掙扎，一種志願能不能完全得到發展的考慮和思量。面對世局紛亂，陶淵明內心對於仕隱定然存在著矛盾掙扎。民情純厚與平靜安寧的世外桃源，便成了陶淵明不滿現實政治與社會之下，對於理想世界的期待寄託了。以此「兩難情境」的態度❿，理解與進入陶淵明的〈桃花源詩并記〉，可以更清晰掌握陶淵明的生存情境，既無力改變外在現實，卻又因堅持理想不願與現實妥協的兩難。

〈桃花源詩并記〉分爲兩個部分，前爲〈桃花源記〉，後爲〈桃花源詩〉⓫。

---

❽ 齊益壽認爲，許多學者以恥屈異代作爲陶淵明歸隱理由，這是不夠周延的論斷。即便從〈歸鳥〉與〈飲酒〉詩中可見陶淵明對於舊朝懷有感情，但陶淵明的歸隱是遠在劉宋寘立之前，這是我們應該注意的。見齊益壽：《陶淵明的政治立場與政治理想》（台北：臺灣大學，1968 年）。對此，陳寅恪也有相近的看法。陳寅恪指出，陶淵明據以立身處事者，是己身的「新自然說」，既不同於嵇康之自然，也異於何曾之名教。惟其仍是崇尚自然，所以消極不與新朝合作，雖然詩篇盡見酒，但無沈湎任誕之行與服食求仙之志。見陳寅恪：〈陶淵明之思想與魏晉清談之關係〉，收於陳寅恪：《陳寅恪集：金明館叢稿初編》（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局，2001 年）。

❾ 繆鉞、葉嘉瑩著：《詞學古今談》（台北：萬卷樓，1992 年）。

❿ 「兩難情境」（dilemma）一詞，乃借用於江寶釵之處。其意指一種生存的兩難處境。見江寶釵：〈陶淵明〈桃花源〉的締造歷程與象徵意義〉，收於《國立中正大學學報》第二卷第一期（嘉義：中正大學，1991 年 10 月），頁 67。

⓫ 陶淵明〈桃花源記〉除見於陶淵明文集，也載於類書。《藝文類聚》（卷八六）、《初學記》（卷二八）皆見「陶潛桃花源記曰」記載。《太平御覽》一書於〈道部、地仙〉亦見「陶潛桃源記曰」之語。所載文字約略出入，省略之處互異，不過故事大架構仍與陶淵明集內容相近。除了類書，桃花源故事也收入傳爲陶淵明所編《搜神後記》。此版本與陶淵明文集本差異在於結尾，《搜神後記》有「記」無「詩」，視爲後話的南陽劉子驥部分也有部分文字不同。版本與《搜神後記》作者是否眞爲陶淵明問題至今難明，未有定論。不過，收於陶淵明

〈桃花源記〉與〈桃花源詩〉孰輕孰重的疑慮，歷來討論已久⓬。從〈桃花源詩并記〉題目分析，是以「詩」爲主，以「記」爲從⓭。從〈桃花源詩并記〉內容探究，〈桃花源記〉的散體敘述重視人物事件與理想世界的描繪，〈桃花源詩〉的韻文則是抒發詩人內心感傷焦慮與感悟人世放逐之情，兩者各有偏重，無法偏捨。爲求詳細詮釋〈桃花源詩并記〉象徵意義，本節將依序分析〈桃花源詩〉與〈桃花源記〉，以窺其深意與理解兩者之間思想關連。

(一)〈桃花源詩〉精神內核：懷抱人世，返歸淳樸自然

錄〈桃花源詩〉全文如下：

嬴氏亂天紀，賢者避其世。黃綺之商山，伊人亦云逝。
往跡浸復湮，來逕遂蕪廢。相命肆農耕，日入從所憩，
桑竹垂餘蔭，菽稷隨時藝。春蠶收長絲。秋熟靡王稅。
荒路曖交通，雞犬互鳴吠。俎豆猶古法，衣裳無新製。
童孺縱行歌，斑白歡游詣。草榮識節和，木衰知風厲。
雖無紀曆志，四時自成歲。怡然有餘樂，于何勞智慧。
奇蹤隱五百，一朝敞神界。淳薄既異源，旋復還幽蔽。
借問游方士，焉測塵囂外。願言躡輕風，高舉尋吾契。⓮

〈桃花源詩〉與〈桃花源記〉敘述方式明顯不同，〈桃花源記〉以類史傳敘事筆調切入，以情節鋪展敘寫所見所聞與所遇，且有對話等人稱你我觀點。相對於〈桃花源記〉多變筆法，〈桃花源詩〉顯然以詩人主觀抒情出發，直言讚頌詩人心嚮往之的理想世界。

集子中的〈桃花源詩并記〉乃文人創作，本文暫且不論其與志怪小說版本差異，將重點置於討論〈桃花源詩并記〉所呈現的精神世界。故本文選本以《陶淵明集箋注》本爲主，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北京：中華，2003 年）。

⓬ 依現行資料，我們很難清楚陶淵明是以散體的記爲主，還是以後文的詩篇爲主。川合康三認爲，若說記是以敘事爲主，那麼今日所見〈桃花源記〉寫作手法的確吻合此概念。不過，以敘述爲主是當代學者對於「記」此文體的理解，以今度古，實不恰當。由今日資料所見，他指出在陶淵明時代，時人是如何看待「記」的形式以及「記」與「詩」並列的情形，仍是我們不清楚，也不該妄下論斷的。見日人川合康三：〈重讀桃花源記〉。

⓭ 魏晉時以「記」爲名的書寫並不常見，「記」這類文體出現甚晚，流行興盛於唐，魏晉即便有之，也尚未形成一成熟文體制式規範與文體風格。據日人川合康三考證，在陶淵明當朝以「記」文體書寫相當少見，爲何陶淵明以此形式傳述此事，無法有清楚論斷。見日人川合康三：〈重讀桃花源記〉。此說，也見徐師曾《文體明辨序說》中對於「記」此文體的理解。其談到「記」的出現時間甚晚，「《文選》不列其類，劉勰不著其說，則知漢魏以前，作者尚少，其盛始於唐。」見（明）徐師曾：《文體明辨序說》（香港：太平書局，1965 年），頁 145。

⓮ 陶澍集注：《陶淵明全集》（台北：新興，1956 年），頁 339。

相較於〈桃花源記〉以漁人誤入爲故事開端，漁人既出難返爲故事收尾，是「誤入」歷程的結構模式；〈桃花源詩〉開頭以「嬴氏亂天紀」，解釋桃花源人乃先秦遺民，以歷史視角檢視並論斷此桃花源存在的遠因。此詮釋意味著詩篇所談不是個人經歷，且將其提升至普世歷史和精神思想層面，來談桃花源的定位。開頭敘述筆法的差異，即知〈桃花源記〉與〈桃花源記〉所呈顯的意義不同，〈桃花源記〉以開展個人誤入經歷爲主，意在指稱人間確有桃花源之境，忘卻心機忽逢偶入；而〈桃花源記〉則以領納詩人內心對於理想世界的眞義爲主，意在暢言此桃花境內人文自然眞貌，以及永遠嚮往、追求的情懷。

「相命肆農耕，日入從所憩。桑竹垂餘蔭，菽稷隨時藝」藉由描寫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農園生活與天地自然的同契，傳達應時而作，相應不衝突的理念。這是人世的自然，也是心境的自然。此環境沒有人世制度的干預，「春蠶收長絲。秋熟靡王稅」，隨著四季自然作息，不需擔心繳納賦稅等苛政傾軋。因爲萬事萬物隨順自然，沒有過度干擾，所以社會呈現自在舒爽樣貌，「荒路曖交通，雞犬互鳴吠」，人們朝著舒適且相合的狀態自然成長，「童孺縱行歌，斑白歡游詣」。這般怡然自得的境界，便是桃花源。順應人與物最自然的天性，周而成歲，自然轉變，「雖無紀曆誌，四時自成歲」。在此自然狀態下，相應與變化也有了不同意義，「草榮識節和，木衰知風厲」，人與物在變化中各自找到相應之理，並且尋覓生活與心性的開展空間，這才是眞正的自在桃花源，如此便達「怡然有餘樂，于何勞智慧」的狀態！〈桃花源詩〉於此展示了具體的桃花源世界。屋舍美景，雞犬農作，人文衣著，怡然之樂，這都可在〈桃花源記〉中找到近似描繪。然而〈桃花源詩〉在詩篇後半部所清楚談及的桃花源人文精神，卻是〈桃花源記〉中缺乏的，這是我們應該留意之處。

「俎豆猶古法，衣裳無新製」，道出對於遠古重視人文禮法的景仰，桃花源世界中並非沒有秩序，也並非神話樂園。桃花源中的人倫之序與相應之禮，不是魏晉甚或俗世那套對於人心箝制的僵化制度，它是遙映遠古古法重視人性之意爲出發。由此，我們知道陶淵明的桃花源世界雖然內含超越現世的精神，但卻不能以樂園神話「隱遁、出世的」特質概括我們對於它的理解。因爲桃花源世界仍有一套內部秩序，這秩序並非現世，是遙企遠古的自然不做作。沒有官階高低，沒有君臣之別，只有人倫之序，只有自然曆法。從這仍隱含秩序的特質，可以明瞭陶淵明桃花源世界對於秩序的關切，不是面向未來、人爲機巧、

外求干預的，而是面向過去、面向自然的、是返回人心的。這樣的桃花源世界特徵，我們於詩末找到相應詩句。「奇蹤隱五百，一朝敞神界。淳薄既異源，旋復還幽蔽」，如此純樸風氣的桃花源，和世間人情澆薄世態迥然不同。此理想世界向我們開展的風貌，顯示著過於外求、巧設的社會政治之界是不必要的，只要我們能返歸人心自然，純樸天性的桃花源早已藏於我們內心與生活中。弩頓世人一向外求，不知桃花源開啓存乎本心一念之間，如此造作外求，一時顯露的桃花源才會又再次關閉起來。「借問游方士，焉測塵囂外。願言躡輕風，高舉尋吾契」，陶淵明於此一再試問世俗士人，你們要向何處塵囂尋找桃花源？詩句暗藏：桃花源世界是不能外尋，只能內求的深刻哲理。桃花源境之奧秘，在於人放下向外探尋之心，放下人爲干預之念，回到內心、回到古法、回到人與物最自然相應的狀態，自有秩序，自有怡情，自有桃花源。

（二）〈桃花源記〉的結構意義：重視桃花源的理想性與人間性

〈桃花源記〉開頭明確標明人、地、事、時⓯，表徵偶入桃花源一事的眞實，此敘述手法受史傳傳統重視徵實影響所致。此書寫特色直到後來唐人小說、宋明話本中仍舊明顯。是否該對照作家實際寫作或生存年代，並非重要。〈桃花源記〉從時間、地點、人物破題寫起，只是企圖以實筆建構一個具體的桃花源展示空間，可以視爲陶淵明以實藏虛的敘述筆法。

「武陵人捕魚爲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此處意指漁人並非有意進入，非刻意，純屬偶然才能誤入桃花源。此橋段設計與結尾有意進入則枉然不能達至之筆，有前後呼應的敘述設計。此乃強調「忘」、「忽」的關鍵，若人心處處誌之，藏有分別心，則無法進入桃花源。人只有在放下分別心，「忘」懷加諸己身羈絆，才能進入桃花源。不假外求才能得之，求之貪念一起，分別心已現，自然無法參見。這與〈桃花源詩〉中強調忘卻心機，有同

⓯ 關於〈桃花源記〉開頭云「晉太元中」一句，有「太元」與「太康」兩種版本的作品，《藝文類聚》卷 86、《初學記》卷 28 等類書中等標爲「太康」，而《太平御覽》卷 663 以及《陶淵明集》標爲「太元」。太康爲西晉武帝司馬炎年號，西元 280 至 289 年。太元是東晉孝武帝年號，西元 376 至 396 年。對此袁行霈考證甚詳，據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考證，〈桃花源詩〉曰「奇蹤隱五百」，從秦至太康年間恰爲五百年左右，若爲東晉太元，又再相隔百年，由此推斷應爲「太康」較合適。〈桃花源記〉中劉子驥卻是太元中人，由此推斷又該作「太元」。不過劉子驥尋訪桃花源是在漁人之後，所以也難以定論。對於時間爭議，袁氏之說仍保留相當大的空間。早期學者注釋，則多以「太元」。古直《陶靖節年譜》由「晉太元中」四字推斷此文爲太元 18 年（393 年），陶淵明十八歲時之作。梁啓超《陶淵明年譜》亦據「太元」推斷應爲下一年號隆安（東晉安帝，西元 397 至 401 年）前後之作。二說皆將「太元」視爲正確時間。對此，川合康三認爲，無須於時間上斟酌費心，〈桃花源記〉意在呈現故事敘述性，是否得合於詩人主觀生存年代的寫作時間，其實並非重點，川合康三此說甚是。

聲相應之妙。

〈桃花源記〉中巧妙的結構設計，乃是將桃花源藏諸於誤入的他界小說結構模式內。於此，桃花源屬異境也。〈桃花源記〉與〈桃花源詩〉的敘述差異，即在〈桃花源記〉具體架構出一個可以進出、實際存在、有人證物證的桃花源世界。此世界並非如〈桃花源詩〉中設想的僅是一精神想像的世界，而是一個具體存在人世的空間。此空間對於武陵人而言，是確實存在的異境，是確實發生的一個他界歷程的歷險⑯。〈桃花源詩〉詮釋並開展桃花源世界的人文美好，而〈桃花源記〉則建構一個具體的桃花源世界的人世時空。

既然涉及他界歷程，我們便該回到魏晉當時流行的他界結構小說脈絡討論。六朝至唐代他界結構小說，從結構差異可分四大類：冥界結構、仙鄉結構、幻境結構、夢境結構。「在六朝時期，以冥界結構最爲常見。這類小說是六朝志怪小說中很重要的部分。仙鄉結構、幻境結構次之。至於夢境結構，當時尚未完成，只能說在嘗試之中」⑰。與〈桃花源記〉結構相關的是仙鄉結構。武陵人非死亡、非作夢，自然不能歸類於冥界、與夢境結構之下。而武陵人也非進入幻境，當然也不能歸類於幻境結構之下⑱。從〈桃花源記〉文章中具體標示「洞穴」、「山穴」爲出入口，有「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髣髴若有光；便捨船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等句，與當時仙鄉小說結構具有明顯標誌界線特徵相似，所以我們認爲〈桃花源記〉是以當時流行的仙鄉小說結構爲基礎撰寫。

將〈桃花源記〉結構與魏晉仙鄉結構小說並列的目的，是爲了突顯陶淵明

---

⑯ 此處不想涉及「文學敘述虛實」與否問題，此乃敘述學與文學形式表現的深入討論。本文於此，採文本內部分析方式，對於〈桃花源記〉中武陵人而言，他確實到過桃花源，對他而言，這便是眞實。

⑰ 據葉慶炳分類，六朝至唐代他界結構小說，可分爲四大類：冥界結構、仙鄉結構、幻境結構、夢境結構等。冥界結構的主要形式爲「從死亡→冥界遭遇→到回生、回應冥界遭遇」。此小說結構端賴死亡發生，以此開啓進入冥界的開始，經過冥界遊歷，最後回生返回人間。他鄉結構的主要形式爲「人間前往仙鄉→仙鄉歷程→由仙鄉回歸人間」，此類小說結構特特質是「作者刻意在人間與仙鄉之間安排了界線標誌，而且一再強調此處是仙鄉」，常以「洞穴」、「山穴」爲標示的出入口。相較於仙鄉小說有明顯標誌的界線，幻境結構小說形式顯得格外特別，「由人間進入幻境→幻境經歷→回歸人間，點名幻境」。其結構是「作者並不讓讀者知道這是幻境，不像冥界結構，有『卒』、『死』、『亡』等字眼明白告訴讀者以下發生的事情都是在冥界；也不像仙鄉結構，人間與仙鄉之間有明顯的界線」，而是讓讀者在文末，在進入第三階段回到人間時，「才畫龍點睛，點名剛才的處境乃是幻境，根本不存在」。而夢境結構小說，在魏晉稍具雛形，至唐代才告完成，其主要形式爲「入夢→夢境經歷→夢醒，回應夢境或呈現主旨」，同樣的也有清楚作夢、夢想的界線標示。見葉慶炳：〈六朝至唐的他界結構小說〉，收入《台大中文學報》第 3 期（台北：台灣大學，1989 年 12 月），頁 7~20。

⑱ 武陵人所進入的狀況，不屬於幻境，乃是因爲幻境結構的特色是，當人脫離幻境、回歸人境時，常以塚墓來點明幻境，或意識到之前經歷全屬幻覺。而武陵人回到家鄉時，並無幻覺之感，所以不以幻境結構稱之。

創作意識。從陶淵明其他詩篇，諸如〈讀山海經〉十三首、〈神釋〉、〈答形〉等篇，瞭解陶淵明在情性上有頗多與道家神契之處⑲。且據考證，陶淵明有可能生長於天師道世家⑳。經由這種種證據顯示，陶淵明對於遠古神話與道術宗教有某種程度的熟稔，並不陌生。採取當時傳述仙鄉思想的仙鄉小說架構，作爲〈桃花源記〉的敘述主幹，定有其特殊創作意識。

〈桃花源記〉不採冥界結構傳述桃花源，可見陶淵明意指桃花源並非死後冥界，美好世界不在死後異界，而在人間某處，存於現世。〈桃花源記〉不採幻境結構表達，可見陶淵明認爲桃花源並非全然虛構，即便失望於亂世，未見消極絕望，陶淵明對人世仍懷抱信心，不認爲桃花源是幻境幻設，而是人可相逢之處。只因「淳薄既異源，旋復還幽蔽」，我們才不易進入桃花源空間；若能忘卻心機，便能逢入。〈桃花源記〉不採夢境結構，我們認爲有兩個因素，第一、從小說史小說結構發展上觀察，夢境結構在魏晉尚未成形，視人間榮華爲夢的態度是唐代夢境結構成熟才出現的主題意識，所以陶淵明不可能採取夢境結構來傳述人生如夢的想法。第二、從陶淵明的性情與態度上分析，對他而言桃花源也沒有表示人生如夢的頓悟消極意思。深究〈桃花源記〉採取仙鄉小說結構，卻將仙鄉小說結構當中的「仙鄉宮闕」代換爲「人間桃花源」，可以明瞭陶淵明實有的人生關懷與積極意義，自然不可能用夢幻結構表達桃花源屬於空幻之理了。

陶淵明將仙鄉小說結構中推崇備至的仙鄉異地遊歷，代換爲武陵人的桃花源經歷，此舉意指桃花源是仙鄉？答案是否定的。〈桃花源記〉中並不見仙人道冠、服食仙藥和仙人觀棋等仙鄉小說意象，桃花源世界可見的是良田瓦舍、男女種作，殺雞作食，和人間實際生活並無差異。陶淵明以仙鄉小說結構建構桃花源異境，實乃在標舉桃花源世界的理想性與崇高性。藉由隱匿於山穴之後的空間，藉由武陵人捨船入山穴的行動，隱喻穿過洞穴到達另一世界的追索之義。山穴的漆黑在宗教、神話與民俗學上，自有生命追索根源的含意，穿過洞穴意味著透過母胎轉生，重新回歸到一個原始的純眞狀態。漆黑的隧道位於現實世界與異境之交，透過洞穴連接著兩個不同性質的時空。陶淵明想要表達的

⑲ 見林明德：〈陶淵明「讀山海經十三首」的神話世界初探〉，收於《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叢刊—詩歌之部》（台北：巨流，1977 年），頁 205-227。

⑳ 同注 8。

是，桃花源是一個崇古自然、原始美好的生存境界，那是人文良善之所。此異地之美，唯有透過仙鄉小說結構的含納，更可顯見其幽玄美好，與標舉其理想與不可輕易達致的難度。且正如其他仙鄉小說的故事結尾一般，此誤入與不復歸的情節同樣出現於〈桃花源記〉中武陵人身上，文末，武陵人「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太守即遣人隨其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無法重返桃花源是必然的，唯有如此，才能傳述桃花源世界的美好性。桃花源是如此崇高理想，所以難輕易達致。這種心意與行動的永遠追求與失落，永遠被理想世界放逐的匱缺感，反而更證實了桃花源的美好，那指陳了一種美好世界的永遠匱缺[21]。

桃花源並非仙鄉，那置於仙鄉架構中的桃花源，我們該怎麼理解？桃花源既非仙鄉，怎會無法復歸？由這兩個問題深入，能更加清楚陶淵明在當時的歷史語境之下，是以何種姿態和觀點與時人相互應答。〈桃花源詩并記〉又是如何回應時人對於理想世界、對於現世、以及對於宗教仙鄉的提問。我們認爲，陶淵明將桃花源置於仙鄉小說結構中傳述，以落英繽紛築其佳境美景，以人情溫暖映現其人情之美。陶淵明所要傳達的桃花源世界精核即在：相較常人景仰的仙鄉道術，人情之美與溫暖問訊的美好現世，更加吸引陶淵明眼光與心神留駐，因此他將仙鄉小說結構中的仙鄉遊歷，代換爲人情現世的桃花源。此傳達了陶淵明期盼世人勿僅追求服食永生與冀盼仙鄉的虛妄，而將眼光落實於現世，追索人情之美現世存在的桃花源。魏晉之際乃時人漸染佛道玄思之時，求仙長生與洞天福地之說，屢見當時遊仙詩與佛道教傳說與小說中。值此之際，陶淵明在表達並建構一個中國人對於理想世界的追索時，是直視人生現實，並探省生命根本心性，將目光從仙鄉官闕移回普世人間，這才是〈桃花源詩并記〉所要傳達的哲理，對於天性自然的尊重與對於人世的深刻關懷。桃花源雖然是避世遠居，與人相隔的隱遁封閉空間，但這並不意味，陶淵明對於人生理想世界的期待是消極悲觀。相反的，從〈桃花源詩并記〉中我們看到陶淵明的平和心境，沒有時下流行虛無飄渺的仙鄉宮廟，僅有人間溫情問訊。陶淵明和魏晉時代其他道家莊老之人的差異，最大的不同就在於這種對於現實生活的肯定。

[21] 此說參考廖炳惠，他認爲桃花源的追求過程便是理想嚮往、放逐、匱缺的一連串歷練，桃花源世界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種永遠的匱缺，永遠難以進入，正好傳達這種永遠嚮往之心的強亮。永遠被理想世界放逐的匱缺感，反而更證實了桃花源的美好。見廖炳惠：〈嚮往、放逐、匱缺——「桃花源詩并記」的美感結構〉，《中外文學》第 1 卷第 10 期（台北，1982 年 3 月），頁 142-143。

對陶淵明而言，中國人的桃花源理想世界並非人生頓悟後的空間，也非宗教性虛妄的玄想，而是對於自我心性天性的重新檢視，是忘卻機心便能進入的人情現世。人生頓悟著重放下對於功名利祿的求取，忘卻心機強調的是無視環境對於自性的箝制，呈顯返回內心的重要。兩者乍看相似，實則精髓殊異甚大。陶淵明桃花源世界所昭示的象徵意義，便是後者，彰顯其返歸心性與重視現世人情之美。

三、唐人小說與〈桃花源詩幷記〉中意象相同處

唐人小說在志怪與志人傳統上發展，其書寫題材的廣泛自可理解。精怪、異類、仙道、鬼怪等題材，或士人娼妓愛情故事、英雄舉業創圖、奇人異聞雜錄、風情禮制之談，皆各有精彩名篇。本文試圖掌握的部分，是唐人小說中的隱逸主題，雖非唐人小說主流，但仍可見與唐代其他主題小說相互對話，以及呼應時代氛圍之筆。盛唐氣象開闊，國情民風開展，因此唐人小說常見英雄舉業的豪氣干雲，此乃唐人小說風格。與此積極入世的豪情壯舉相較，唐人小說另一風貌即是傳述因感繁華稍縱即逝，乃興頓悟人生無常，了入空門之念，這是唐人小說中兩種極端入世與出世的人物圖譜。隱逸主題的唐人小說於此光譜脈絡下，有何特出定位與區辨？相較於唐人詩歌中的隱逸意象與精神，小說中所展現風貌又是爲何？這是本節所要處理討論的議題。

符合桃花源主題的唐人小說選文標準，如前所述，以合於〈桃花源記〉內「他界結構」爲篩選標準，符合「誤入→進入他界→出而不復返」此一結構爲本。繼而，小說中對於理想世界的描述也必須合於〈桃花源記〉內所稱：落英繽紛，農田家畜，避世而此，而非仙鄉宮闕、仙人下棋。符合此二項標準，擇而納之。符合此標準者共九篇，依照成篇時間先後分別爲：〈魏太山丹嶺釋僧照傳〉、〈郗鑒〉、〈徐福〉、〈王老〉、〈仙遊記〉、〈李虞〉、〈韋卿材〉、〈蜀民〉、〈嚴史君遇終南隱者〉等篇。

(一)桃花源乃誤入且不復歸

本文所選九篇唐人小說，皆可見「迷途」、「山穴」、「誤入」過程。

小說人物常在曠野或山林迷途偶入其境，如〈嚴史君遇終南隱者〉描述：

> 因午日終南山採藥，迷誤於巖嶂之間，不覺遂行數日。㉒

而〈仙遊記〉對於迷途描寫，也約略相近，其言：

> 溫州人李庭等，大曆六年入山砍樹，迷不知路，逢見澨水。澨水者，東越方言，以挂泉爲澨。中有人烟雞犬之候。尋聲渡水，忽到一處，約在甌閩之間。㉓

由此可知，偶逢異境之人都是不經易乃至，並無事先計畫，大多都是迷途中偶然達致，常以「忽」字傳達人物心情與際遇之特殊。

另外，仙鄉結構中重要的「洞穴」、「山穴」異境出入口，唐人小說中也多見清楚標明。在〈魏太山丹嶺釋僧照傳〉中，其言釋僧照

> 以魏普泰年，行至滎山，見飛流下有穴。因穴隨入，行可五六里，便出穴外。遂微徑東北上數里，得石渠，闊兩三步，水西流，清而且澈，帶渠藥草，嚴蔓委地。㉔

便入異境，於此便提到洞穴是明確出入口。而〈郗鑒〉篇也提到：

> 出行三十里，大艱險，猶能踐履。又三十里，即手捫藤葛，足履嵌巖。魂悚汗出，而僅能至。㉕

可知此穴甚狹，所以初行極難，而後乃闊也。相仿情節，在〈李虞〉篇也見到：

> 俄至一小洞，纔高數尺，不三四步，甚高，路極平易。二人欲窮其迹，約行四五里，擬回又不可，且相勉而進。更二三里，稍明。少頃至洞口，時已申酉之際。㉖

此篇對於進入異境描述較詳細，呈現李虞二人進退不得，行至頗遠，窮力所致的旅途與心境過程。相較於〈桃花源記〉中武陵人的形象，更顯豐富與細膩。這也是唐人小說逐漸細緻描寫人物行動與心理感受的特色。從以上這些篇章描述，可知桃花源在唐人小說中，仍不脫是一個必須忘卻機心才能偶入的異境之

㉒ 同注 7，頁 2110。
㉓ 同注 7，頁 519。
㉔ 同注 7，頁 15。
㉕ 同注 7，頁 189。
㉖ 同注 7，頁 1458。

地。

除此之外，出而難返與失其舊所的意象，同樣出現在小說中。〈魏太山丹嶺釋僧照傳〉言：

結侶同往，瀑布與穴，莫測其處。㉗

〈李虞〉篇描述大抵相近：

後楊君復往尋其洞穴，不可見矣。㉘

從這些描繪可知桃花源在唐人小說中也是源於此出而難返，難再尋覓的消失異境概念。唐人小說中有兩篇在處理到失其舊所的意象時，可見明顯祖述〈桃花源記〉的痕跡，即〈仙遊記〉與〈蜀民〉二篇。〈仙遊記〉談到：

既而辭行，砍樹記道。還家，及復前蹤，群山萬首，不可尋省。㉙

〈仙遊記〉主角李庭離開桃花源後，沿路記號記之，與武陵人處處誌之的舉動是相同的，儘管如此，仍難再覓桃花源蹤跡。而〈蜀民〉篇與〈桃花源記〉相似處更大，其言：

遂出洞穴，密誌歸路，以告太守劉悛。悛使人隨往，失其舊所矣。㉚

不僅密誌歸路，而且還出現以告太守之句，情節相仿之處顯而易見，我們可以相信是受到〈桃花源記〉影響所做的。

由此誤入與不復歸的桃花源意象，道出唐人桃花源主題下的結構仍大抵沿襲〈桃花源記〉記的仙鄉誤入結構。在作品形式上，並無過多轉變，桃花源仍舊含納於仙鄉結構之內，意指一處人間佳境，難逢且不復返。

(二)桃花源生活乃屋舍儼然、農耕廣植之狀的人世之景

唐人小說中的桃花源世界，仍見良田民宿，田疇山畝，人民生活一如人境，非天上仙境或福山仙鄉。

在〈仙遊記〉中我們可見對於桃花源的描寫：

㉗ 同注 7，頁 16。
㉘ 同注 7，頁 1458。
㉙ 同注 7，頁 519。
㉚ 同注 7，頁 3363。

云古莽然之墟，有好田、泉、竹、果、藥，連棟架險，三百餘家。四面高山，回環深映，有象耕雁紜，人甚知禮。㉛

同樣描繪見〈郗鑒〉篇，其言：

其所居也，則東向南向，盡崇山巨石，林木蒼翠。北面差平，即諸陵嶺。西面懸下，層溪千仞。而有良田，山人頗種植。其中有瓦屋六間，前後數架。㉜

從這些描繪可知，桃花源內的生活場景與生活形態與〈桃花源記〉相仿，林野廣闊，溪流橫入，田畝耕耘，瓜果繁盛。瓦舍人居，三百餘家，自是一番小國寡民之村，農村生活怡然自得。

除了農村景致描繪，桃花源中農民對於異鄉客的誤入，雖多表訝異，但仍見熱情款待，溫情問訊。在〈魏太山丹嶺釋僧照傳〉中看到這樣描述：

相見欣然如舊，問所從來。㉝

〈李虞〉篇也提到：

耕者睹二人，頗有驚異曰：「郎君何得到此？」㉞

在〈仙遊記〉中亦見到：

乍見外人，亦感驚異，問所從來。㉟

由這些居民的反應與問答當中，可知桃花源異境是封閉的，是外人難以進入，所以居民才對偶入的外人深感驚奇，不斷探問。且正因其封閉性，無法容外，所以闖入者後來的勢必離開也是必然的。

儘管如此，但桃花源中農民對於外來訪者，雖表訝異，但大抵而言採取的是歡待的態度。正如普世各民族對於樂園神話的描述相仿，當中的美好世界穀物豐收，對於訪客是以歡樂的宴席款待。〈魏太山丹嶺釋僧照傳〉篇如此記載：

㉛ 同注 7，頁 519。
㉜ 同注 7，頁 190。
㉝ 同注 7，頁 15。
㉞ 同注 7，頁 1458。
㉟ 同注 7，頁 519。

遂取稻穗，搗之作粥，又往林中，葉下取梨棗，與之令啖。㊱

〈仙遊記〉中也見類似描述：

爲致飲食，申以主敬。㊲

〈李虞〉篇中飲食則更見精巧描繪：

因止宿，飲饌皆甚精豐，內有駝芋，其狀如牛。㊳

從這些描述可知，桃花源人民面對外來者，即便大感驚奇，但仍可見農村豐富溫暖人情，盛宴款待之貌，這和〈桃花源記〉中武陵人受到款待是相同的。桃花源雖然是封閉的，但卻是蘊藏溫暖人情的人世，充滿歡愉盛宴與物產豐饒之狀。

(三)桃花源居民乃亂世避難之民

唐人小說中的桃花源之民，皆乃亂世避難之民也。在〈魏太山丹嶺釋僧照傳〉篇見此描述：

問所從來，自云：「我同學三人，來此避世。一人外行外返，一人死來極久，似入滅定，今在西屋內，汝見之未？今日何姓爲主？」答是魏家。僧云：「魏家享國已久，不姓曹耶？」照云：「姓元。」僧曰：「我不知。」㊴

桃花源內居民對於外界政局不僅不甚明瞭之外，也不知時代爲何。相同情況見〈仙遊記〉篇：

乍見外人，亦感驚異，問所從來。「袁晁賊平未，時政何若？」具以實告。㊵

從其與外人問訊，可知避世之人對於世局轉變渾然不知。除了問訊之外，桃花源中人也會自道避世因緣，如〈李虞〉篇：

耕者睹二人，頗有驚異曰：「郎君何得到此？」……因自言曰：「某姓杜，

㊱ 同注7，頁15。
㊲ 同注7，頁519。
㊳ 同注7，頁1458。
㊴ 同注7，頁15。
㊵ 同注7，頁519。

名子華。逢亂避世，遇仙侶，居此已數百年矣。」[41]

〈韋卿材〉篇也是如此：

徐謂偉曰：「某因世亂，百家相糾，竄避於此，推某爲長，強謂之上公。」[42]

〈嚴史君遇終南隱者〉一篇對於避世的原因描寫更是仔細：

士則推户直造其前，方乃攝衣而起。士則拜罷，自陳行止。因遣坐於磐石之上，亦問京華近事，復詢天子嗣位幾年。云：「自安史犯闕居此，迄於今日。」[43]

由這些對話得知，桃花源中居民皆乃避世之民也。依據時間先後，不同唐人小說的作品，其所避之亂世亦有時代先後之別。〈嚴史君遇終南隱者〉乃五代之作，所以其避世之亂已是唐代安史之亂也。不論避難事件是否近似，我們皆可知曉：唐人小說中的桃花源，仍與〈桃花源記〉中相仿都是避世而致，乃人群躲避災難，遠離人群的一個遺世獨立的封閉空間。

四、唐人小說與〈桃花源詩幷記〉中意象相異處

唐人小說中的桃花源主題故事，雖然與陶淵明〈桃花源記〉意象多所相似，但在意象風格與主題呈顯上，仍有差異之別。此節試舉數點現象申論之，以明唐人小說與魏晉桃花源世界的風格迥異之處。

(一)桃花源內無炊爨之跡，有僧人善卜之狀，顯見宗教意蘊

相較於陶淵明對於桃花源懷抱樂觀，期盼並相信人世間存在此理想世界的態度，唐人小說中對於理想世界的傳述，隱隱然有兩大區別。其一，認可此桃花源世界是存在於人世，諸如〈仙遊記〉、〈李虞〉、〈韋卿材〉、〈蜀民〉等篇。其二，在理想世界桃花源中，雖不見神人、仙人，但可見僧人、道者，誦經與不食米粟之意象，且有預卜世事之能，宗教色彩明顯，〈魏太山丹嶺釋

[41] 同注 7，頁 1458。
[42] 同注 7，頁 1916。
[43] 同注 7，頁 2110。

僧照傳〉、〈郗鑒〉、〈徐福〉、〈王老〉、〈嚴史君遇終南隱者〉等篇即是此類小說。

唐人小說對於封閉桃花源的看法，除了保持桃花源的封閉性之外，唐代早期（如〈魏太山丹嶺釋僧照傳〉、〈郗鑒〉、〈徐福〉、〈王老〉）與唐代晚期（如〈嚴史君遇終南隱者〉）小說，可發現其浸染宗教色彩濃厚。唐人不僅拉開了人世與桃花源的距離，而且逐漸將人世桃花源朝著與宗教情懷結合的路子融合。桃花源主題在唐人小說中，漸漸從陶淵明所談及的隱逸與人世溫暖的主題溢出，又回到魏晉所談的仙鄉結構與宗教情感了。這般轉化，可能有幾種原因。第一，在中國道教與神話脈絡下，「桃」自漢武道教傳統以降，在記載西王母的道教故事，我們屢見桃樹、桃果與宗教結合之意象，早非孤例。「桃」在魏晉崇尚仙鄉的風氣中，在陶淵明〈桃花源記〉成篇之時，早隱含於仙境、仙人、仙壽等宗教情感的母題概念。而〈桃花源記〉既採仙鄉結構傳述，與宗教的關係原本即有相關脈絡可尋。因此，唐代小說中桃花源主題有宗教化的傾向，並不令人訝異。第二，如前所述，陶淵明在傳述對於理想世界的建構時，其視野與觀照的關懷本來即與魏晉時人並不全然相仿。傳達隱逸於人世之思想，與對於人情溫暖的重視，是陶淵明特別的世界觀。且隋唐之時，盛唐之際王維等人對於歸隱的理解，以及隋唐五代亂世之際，士人佛道浸染之下對於避世與理想世界的看法，不再與陶淵明溫暖積極的人生態度相似，選擇消極與宗教慰藉之人逐漸增加。因此，唐代桃花源主題小說中對於理想世界的模塑，除了部分作品忠於陶淵明所傳述的想法之外，另外一部份作品，宗教情懷仙化色彩的表現逐漸明顯與深厚，人情溫暖之現世逐漸被僧人道士所取代，也不足爲奇了。

再者，對於唐人小說桃花源主題宗教色彩逐漸濃厚現象的討論，我們也可對照唐代詩歌中桃花源主題的仙化情形轉變，作一相較討論。從詩歌史脈絡發現，據考據桃花源主題仙化的時間，可以從南朝詩壇找到例子。南朝宋徐爰詩作〈遊廬山觀道士石室詩〉，可見桃花源世界中人物，早已以求仙道士替換桃花源之人了。唐代詩歌桃花源主題仙化原因，大抵不脫這樣因素：

> 由於桃花源之塑造乃以不辨秦漢、悠遊於歷史時間的束縛之外爲基本架構，而此一特色又與道教中仙壽不死的追求具有形式上和本質上都可以通通的

地方，彼此之間即容易發生聯想，進而造成兩者的交融會通。㊹

唐人小說也在這樣的時代因素影響下，使得部分的唐人桃花源主題小說有宗教化的色彩。「佛、道二教對唐五代小說作家，作品的影響相當深遠，不少小說通篇描寫佛教徒、道士的靈異，或者公開宣揚因果報應、成先得道等佛道理論」㊺，在整個大時代氛圍之下，小說自然隨著唐代佛、道二教的傳播，從小說文體敘述、與主題傳述、以及宗教用語、宗教概念上，有了新的架接與聯繫。自然與陶淵明〈桃花源詩并記〉中表達的人世的桃花源有了差異。

除了從時代思想因素著眼考量之外，從小說史上我們亦可找到影響唐人小說仙化的因素。綜觀唐人小說，本有極大部分屬於仙道小說，此類小說常夾雜著仙鄉、仙人與道術的宣揚用語，與仙人觀棋、採藥、服食的人物情節。因此，唐人小說家在書寫唐代的桃花源主題小說時，自有受其影響，互爲參雜的可能。故在〈魏太山丹嶺釋僧照傳〉、〈郗鑒〉、〈徐福〉、〈王老〉、〈嚴史君遇終南隱者〉中，我們可以見到象徵人間物件的符號，如山田民舍、野果生蔬、人之七情哀樂慾望等。同樣，我們也看到象徵仙境物件的符號，如宮廟亭麗、美漿珍果、無復饑渴、俗慮淡薄等。兩種不同象徵意涵的隱喻群意象交疊復現，同時並置於小說當中。這是極爲特殊的，這可視爲唐人小說在建構其唐人的理想世界觀時，已逐漸將對於長生、對於服食的道教信仰加諸其內。此種敘述筆法，並非意指唐人將桃花源特意置於仙鄉之列，沾染宗教氣蘊；而是指唐人對於理想世界的看待，是含納於此宗教視野當中的。以此態度省視唐人小說桃花源主題的轉化，才不會過於僵化與簡單。

在唐人小說中，即便在〈嚴史君遇終南隱者〉篇中，我們看到與桃花源世界的歸隱意識相近之論，但此仍與陶淵明的態度有別。終南隱者的隱逸生活在於企求脫去紛華，兼獲長生之道。隱逸生活的背後，仍懷有對於養生成仙的期盼，這是唐人理想世界背後的宗教性。對於唐人而言，人間隱逸世界桃花源難尋。唯有仙人接引與仙境偶入，才能成仙證道。這是唐代理想世界對於陶淵明桃花源世界的主題置換。即便小說故事相仿，桃花源意象群相似，但表達的主要思想已經由崇尚隱逸、內心歸省的道德層面意涵，轉至仙化、崇仙煉道之路，

㊹ 歐麗娟：《唐詩的樂園意識》（台北：里仁，2000 年），頁 281。
㊺ 參見程國賦：《唐代小說嬗變研究》（廣東：廣東人民，1997 年），第一章的討論。

出世的宗教之途了。

(二)桃花源出現王侯等人世政治秩序掌控者，回歸人世官方體制

相較於陶淵明筆下桃花源中的回歸自然，與隨順自處。唐人小說中的桃花源世界對於秩序的理解，顯然也有兩個態度。其一仍舊是隨順自然的生活形態，如〈韋卿材〉提到的：

> 某因世亂，百家相糾，竄避於此。…爾來數百年，無教令約束，但任之自然而已。[46]

而〈仙遊記〉中情形則更爲有趣，其提到：

> 人舍中惟祭得殺，無故不得殺之，殺則地震。[47]

此表現出人與自然相合的相處，祭典得宜所用，和處自然，爲了慾望貪殘之殺，則該爲天地所憤。顯現出人與自然的相處是相待不違，有情感與相互尊重的情誼。這是與陶淵明〈桃花源詩并記〉中的理想一脈相承。

其二，與〈桃花源詩并記〉不同的是，桃花源世界中存在著仿若人世的人文秩序規範與領袖，有老者、英雄、或治者之人。在〈李虞〉篇中提到闖入者因往求宿，其文描述：

> 內一人曰：「約報洞主」，逡巡見有紫衣，成小馬，從者四五，呵路而至。[48]

同樣狀況見〈韋卿材〉篇：

> 趁走入門，則俊宇雕牆，重廊複閣，侍衛嚴肅，擬於王侯。見一人年僅四十，戴平上幘，衣素服，遙謂韋曰：「上階」。[49]

隱隱然暗藏著秩序與不可侵犯的威嚴，離自然與隨順遠矣。

桃花源世界本來所亟欲規避與逃避的即是人間過多限制與官方掌控力，所以在桃花源內我們看到的是法遠古之自然，這可從陶淵明〈桃花源詩〉中清楚

---

[46] 同注 7，頁 1916。
[47] 同注 7，頁 519。
[48] 同注 7，頁 519。
[49] 同注 7，頁 1916。

可見。但此一桃花源主題延至唐代，除了原先崇尚自然一脈之外，唐人的桃花源主題小說顯然在本質意義上，有了代換與轉變。唐人對於理想世界的理解，不再如陶淵明所述的單純無爲，而是出現了英雄、智者、與代表王權的人間領袖。世俗權勢的官方力量，開始介入並掌控此理想世界中的秩序與方向。這是相當特殊的轉變。兩者在本質上是完全不同的。唐人的理想世界中人世的威權與規範仍在，王者隱然在上，上下之別明顯。不僅官方序位已定，在〈韋卿材〉一篇我們還見到群衆推舉上位者的舉動：

> 徐謂偉曰：「某因世亂，百家相糾，竄避於此，推某爲長，強謂之上公。」[50]

一旦上下有別，且有推舉制度，離陶淵明桃花源世界的「俎豆猶古法」境界，相去甚遠。

桃花源理想世界亟欲擺脫的世俗政治霸權，在中唐小說中開始出現英雄與領袖，掌控並帶領理想世界的方向與秩序。這可能與中唐士人追述懷想盛唐氣象之美好，與憧憬英雄王者雄霸一方的志願有關。此影響著當時唐人小說對於理想世界的看法。因此在中唐小說作品中，我們看到他們對於理想世界的描述，是期盼有英雄與老者現身，重整並帶領他們走向盛唐之開闊榮景。此時期唐人桃花源主題小說出現了英雄治者等秩序掌控者，與回歸人世官方體制的特色，實與當時唐人群體心態與期待息息相關。

(三)桃花源拒絕外來入侵者，彰顯其排外與虛幻性

唐人筆下的桃花源世界中人，對於外人雖然是盛宴歡待，不過與陶淵明〈桃花源記〉相較，在部分作品中，我們看到了強烈的排他性與虛幻性。

在〈仙遊記〉中，闖入者試問：

> 願來就居得否？[51]

其人答曰：

> 此間狹窄，不足以容。[52]

---

[50] 同注7，頁1916。
[51] 同注7，頁519。
[52] 同注7，頁519。

而在〈李虞〉篇，李虞在其流連多日之後，試問：

「此可隱逸，頗能住否？」二子色難，子華笑，執手而別，且請無漏於人。[53]

從這些篇章中，我們看到桃花源世界中人對於外人，是不願其留下定居。在〈韋卿材〉篇更可見其對於闖入者提出逐客令，其言道：

公得至此，塵俗之幸也，不可久留，當宜速去。命取綃十疋贈之。[54]

即這段對話中我們發現，桃花源中人對訪客發逐客令是也，不歡迎外來者的態度明顯可見。

相較於陶淵明〈桃花源記〉中所言「不足爲外人道也」的叮嚀，唐人小說中的態度顯然強硬許多。排斥外人入侵、或遣之的動作，拒絕闖入者定居於此。由此我們可以理解，對於唐人而言，桃花源世界是更加封閉，更加不可得，不僅有心誌之尋訪不及，即便有心隱之都未能留下。與武陵人不同的是，在唐人桃花源主題小說中，我們可以見到外來者提出想要定居不走的意圖，但桃花源世界居民的態度是否定並驅逐。細辨之下，我們可瞭解唐人認爲：此桃花源不再是心往內求，放下貪欲便可達致；人間桃花源世界即便美好，但那已無讓人留居之可能。桃花源世界不是眞實存在人世的，即便眞的存在也是虛妄，不再是回歸天性便能進入其中。要在桃花源世界生活，唐人認爲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們才在唐人小說中屢屢見到如〈仙遊記〉所云「此地窄小，不足以容」[55]！如〈蜀民〉篇中所述，桃花源中人看到外來者，直言拒絕態度「子不宜久留」[56]，不僅有抗拒外人入侵的意味，尚有不再給人希望可以尋求與達致桃花源世界的企圖。於此可見，桃花源不是眞實的，是虛妄難達的，唐人對於理想世界的態度不如陶淵明的樂觀積極，而是消沈悲觀的。

[53] 同注 7，頁 1459。
[54] 同注 7，頁 1917。
[55] 同注 7，頁 519。
[56] 同注 7，頁 3363。

五、結論

〈桃花源詩并記〉呈顯的桃花源世界，存在人間，存乎人心，並非樂園，並非仙鄉，那是個再平凡不過的人世。人們靠著勞力農作，四時自然變化，在腳踏實地的現實生活中，擁有自在怡然的生活，這是陶淵明的桃花源，也是中國歷代士人心中嚮往的的桃花源之境。雖然遠離人世，卻不同於樂園神話中的超越現世，尋求永生的虛幻，而是代代相傳，生活喜樂的平凡人間，這是陶淵明對於理想世界的態度。是一種在人世現世的努力，不是宗教期盼來世的寄託。這使陶淵明筆下的理想世界不走向仙鄉宗教化，不走向玄虛，而保有人間性。如此一來，桃花源成了中國士人心中不同於西方樂園神話，也不同於烏托邦的一個特殊的中國人理想境界。

陶淵明〈桃花源詩并記〉故事原形，若依照弗萊對於神話原始類型的分類，是一種「追尋神話」（Quest-myth）。其在「祭禮與民間故事間居有中心地位——在文學中也居中心地位」[57]。文學作品中對於未來，對於人生，對於道的追尋的體悟，不僅是追尋神話中永遠不變的母題，也是各文化中許多詩歌、小說、民間藝術等遙企的一個重要精神內核。以這理路回頭看〈桃花源詩并記〉，武陵人迷失忽逢小路，其尋找的是一具體的「道」，一條小道。而當武陵人進入桃花源，感其人情溫暖與風土純樸，此時心儀的便是此隱逸之道。即便後來失其所道，陶淵明也認爲此道存乎人心，回到內在尋找道路，便能再與桃花源相逢。這是陶淵明的追尋之法。對於唐人而言，他們追尋的桃花源就並非此隱逸之道，而是成仙之道了。出世與長生，才是唐人對於人生理想的最終探求，此時道已然化約爲宗教永生的途徑。至此，在唐人桃花源主題小說內，我們看到了幾個現象的轉變與不同的風貌。

唐代早期與唐代晚期的唐人桃花源主題小說，宗教色彩明顯濃厚。這與唐人對於理想世界的看法已然轉變有關。唐人拉開了人世與桃花源的距離，將人世桃花源朝著與宗教情懷結合的路子融合。桃花源主題在唐人小說中，漸漸從陶淵明所談及的隱逸與人世溫暖的主題溢出，又回到魏晉所談的仙鄉結構與宗教情感。這般轉變，我們認爲是與陶淵明在傳述對於理想世界的建構時，其視

[57] Northrop Frye, *Anatomy of Critic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e, 1957, pp.188.

野與觀照的特殊性有關。對於人世溫暖的重視，是陶淵明特別的世界觀。此與盛唐之際王維等人對於歸隱的理解，以及隋唐五代亂世之際，士人對於避世與理想世界的看法，迥然有異。陶淵明對於理想世界的態度是樂觀與朝向人世的，而唐人對於理想世界的理解，是朝向宗教性的長生、服食的信仰而努力。因此，即便在唐人小說中也談及隱逸，但其人生態度與陶淵明筆下的桃花源意境是大相逕庭的。終南隱者的隱逸生活在於企求脫去紛華，兼獲長生之道。隱逸生活的背後，懷有對於養生成仙的期盼，這是唐人理想世界的宗教性。對於唐人而言，人間隱逸的美好桃花源難尋，唯有仙人接引與仙境偶入，才能達致理想世界。這是唐人筆下對於陶淵明桃花源世界的主題置換。即便小說故事相仿，桃花源意象群相似，但表達主要思想已經由崇尚隱逸、內心歸省的道德層面意涵，轉至仙化，崇仙煉道之路，出世的宗教之途了。

其次，唐代中期唐人桃花源主題小說，展現出迴異於魏晉時人對於遙念英雄智者的盼望。這與唐代特殊的舉業創舉企圖有關。唐人心懷追述盛唐氣象之美好，與憧憬英雄王者雄霸一方的志願，所以桃花源故事中開始出現英雄與老者等人世秩序掌控者。原本崇尚自然的桃花源，意外的在唐人小說中出現了回歸人世官方體制的情節與主題。這是相當特殊的轉變。桃花源理想世界原先亟欲擺脫的即是世俗政治霸權，但在中唐小說中，桃花源主題小說卻在對於理想世界的建構上，有了根本態度上的轉變，唐人的集體心態與意識期待英明的領袖出現，並且渴望與崇仰能臣服於此美好制度的政治狀況。

再者，相較於陶淵明〈桃花源詩并記〉中所言「不足爲外人道也」的溫暖叮嚀，唐人的桃花源世界對於外人有明顯排外性，且不再相信桃花源世界的實際眞實，不再相信人有機會可以進入其中。對於唐人而言，桃花源世界是更加封閉，更加不可得，不僅有心誌之尋訪不及，即便有心隱之都未能留下。與魏晉武陵人不同的是，在唐人桃花源主題小說中，我們可以見到外來者提出想要定居不走的意圖，但桃花源中的居民態度是否定並進而驅逐之。細辨之下，我們可瞭解唐人認爲：此桃花源不再是心往內求，放下貪欲便可達致；人間桃花源世界即便美好，但那已無讓人留居之可能。尋找桃花源對於唐人來說，希望渺茫，反不如仙鄉求道，還有一絲期盼。從此省思魏晉與唐人對於理想世界追求的可能，便能清楚明瞭他們的態度與想法是不同的。

透過此抽絲剝繭，對於唐代桃花源主題小說的理解與詮釋，似乎可以看到

中國人的理想世界觀從魏晉陶淵明手中，演變至唐人小說時，已明顯有兩種途徑，一是回歸人世秩序的現實統治制度，一是走向虛妄的仙鄉。在唐人桃花源主題小說中，陶淵明筆下溫情問訊，重視人生現實性的古樸自然人文世界，顯然已不再輕易達致也。

參考書目

一、文獻專著

1. 明．徐師曾：《文體明辨序說》，香港：太平書局，1965 年。
2. 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北京：中華書局，1958 年。
3. 清．陶澍集注：《陶淵明全集》，台北：新興書局，1956 年。
4. 中華書局編輯部編：《陶淵明詩文彙評》，台北：中華書局，1970 年。
5. 李時人編校、何滿子審定《全唐五代小說》，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98 年。
6. 唐長孺：《魏晉南北朝史論叢續篇》，台北：帛書出版社，1985 年。
7. 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北京：中華書局，2003 年。
8. 陳寅恪：《陳寅恪集：金明館叢稿初編》，北京：三聯書局，2001 年。
9. 程國賦：《唐代小說嬗變研究》，廣東：廣東人民出版社，1997 年。
10. 程國賦：《唐五代小說的文化闡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 年。
11. 齊益壽：《陶淵明的政治立場與政治理想》，台北：臺灣大學文學院，1968 年。
12. 劉中文：《唐代陶淵明接受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 年。
13. 歐麗娟：《唐詩的樂園意識》，台北：里仁書局，2000 年。
14.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
15. 繆鉞、葉嘉瑩著：《詞學古今談》，台北：萬卷樓出版社，1992 年。
16. 韓雲波：《唐代小說觀念與小說興起研究》，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 年。
17. Northrop Frye: *Anatomy of Critic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7.

二、期刊論文

1. 小川環樹：〈中國魏晉以後的仙鄉故事〉，《中國古典小說論集》第一輯，1977 年 8 月。
2. 江寶釵：〈陶淵明〈桃花源〉的締造歷程與象徵意義〉，《國立中正大學學報》第二卷第一期，1991 年 10 月。
3. 林明德：〈陶淵明「讀山海經十三首」的神話世界初探〉，收於《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叢刊—詩歌之部》，1977 年。
4. 張惠娟:〈樂園神話與烏托邦——兼論中國烏托邦文學的認定問題〉,《中外文學》十五卷三期，1986 年 8 月。
5. 葉慶炳：〈六朝至唐的他界結構小說〉，收入《台大中文學報》第三期，1989 年 12 月。
6. 廖炳惠：〈嚮往、放逐、匱缺——「桃花源詩并記」的美感結構〉，《中外文學》第一卷第十期，1982 年 3 月。

附表一：唐人小說中與「桃花源」相關意象整理

篇名	作者	桃花源主題中意象相似處	桃花源主題中相異意象	展現仙鄉意象、宗教情感與思想	結構特徵
魏太山丹嶺釋僧照傳	釋道宣(596~667)	山、泉流、洞穴、瓦舍、景物自然、庭前穀穗縱橫、鐵臼釜器皆有、來此避世、不知今日何姓爲主、歸重返莫測其處	僧人喜追奇、善訪仙穴而偶入、無炊爨之跡	僧人性虛放、異地之旅、屋內擺設有遊塵與經文、誦法華經恆業爲之、僧不食人間果物	仙鄉結構
郗鑒	牛肅（不詳，約開元天寶年間）	出行艱險後乃開闊、崇山巨石林木森翠、層溪良田、種植頗豐、瓦屋廣植、歸後難返	縣令子少好清虛、慕道訪異人偶入、俗心起思鄉被遣之	僧人智者、三試求道者道心堅定與否、異地之旅、對棋飲酒、周易卜卦之術、閉目禪觀、童顏不復食	仙鄉結構
徐福	戴孚（不詳，開元、天寶至德宗貞元初年間）	居民數百人、秦始皇時避世而居、	患病隨風偶入、徐福醫術高且通知未來、遇神醫怪病痊癒、攜回仙藥仙草救濟疾者、告知爾有祿位，未能久留，被遣		仙鄉結構
王老	戴孚（不詳，開元、天寶至德宗貞元初年間）	攀藤緣樹，直上數里，非人迹所至、田疇平坦、茅屋竹亭、歸而無復見路也	老者賣藥、廚飯蔬素不異人間、告知君有官祿未合住被遣	司倉者心敬異人、相求老者欲入神山、神仙之境非僕御所至遣之、五色雲霞白鶴至、老者鬚髮鶴素從雲際來、音響清亮非人間有	仙鄉結構
仙遊記	顧況（約至德、大歷至元和年間）	迷不知路逢見、尋聲渡水有人煙雞犬之候、莽然之墟有好田、泉、竹、果、藥，三百餘家、象耕雁耘、人甚知禮、乍見外人亦甚驚異問所何來、款	人舍中惟祭得殺，無故不得殺之，殺則地震、有一老人爲衆所伏、願來就居被拒		仙鄉結構

		待飲食、不知時政何若、還家及復前蹤不可尋省			
李虞	盧肇（會昌年間至咸通年間）	俄至小洞窮其迹而入、耕者數人、逢亂避世數百年矣、且請無漏餘人、後往尋其洞不復見	有佛堂、有洞主、從者數人呵路而至、飲饌精豐、欲隱逸而遭拒		仙境結構
韋卿材	李綽（龍紀年間至乾寧年後）	世亂竄避於此、尋舊路回望無所見矣	曛暮行久，覺道路漸異前有燈燭熒煌之狀而偶入、林木葱蒨非人間、有州縣候吏峻宇雕牆、衆民避亂推某爲長、無教令約束、任之自然、不可久留冀其速去、取綃十疋而別、問人皆不知		仙境結構
蜀民	杜光庭（850~933）	入山値群鹿駭走，見鹿偶入兩崖隨而逐之而入、見城市櫛比，閭井繁盛、出洞穴密誌歸路以告太守、太守使人隨往失其舊所	路人曰此小成都，非常人可到而歸、鄉人傳聞桃源天台類也		仙境結構
嚴史君遇終南隱者	康軿(乾符年間至光化年間）	迷於嚴嶂之間而入、林岫深僻風景明麗、安史犯亂避難於此、不知外事、	隱者精修書理、無炊爨之跡、	飲者取仙藥予之食、預知未來授知避難之道、歸而任官修養身性	仙境結構

表格說明：

1.此表據李時人編校、何滿子審定《全唐五代小說》，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98 年。

2.附錄編排順序乃參考《全唐五代小說》唐人小說與作者時代先後依序而定。

3.意象欄內文字乃據小說篇目內原文裁剪而成。

A Study on the "Peach Blossom Spring" Theme in Tang Novel

Liao, Pei-yun*

【Abstract】

Chinese idealism of the universe can partly be traced back to the reclusion concept in Lao Tzu and Chuang Tzu, which emphasizes the seeking of peace in the world of ideal beauty and is in contrast to the ways of actively participating in the real world. "Peach Blossom Spring" can be seen 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is trend of searching. Although the background of the "Peach Blossom Spring" is on a fairy-tale setting, the place where the fisherman unexpectedly visited is not a wonderland and a future world but a world of the present. What Tao yuan-ming intends to convey in this work is the positive attitude toward the real world, emphasizing on the care and love therein. In Tang Dynasty, there are many fictional works based on the "Peach Blossom Spring" story, but their contents and techniques undergo great changes. There are three different types of stories based on this theme. First group of stories emphasizes the fairy tales setting, which is probably related to the eternity- seeking in Taoism. Second, the presence of the heroes, the wise and the warlords in Tang times signals the unbearable mundane reality and this turns out to be the inner drive for the authors to seek escapism in a nowhere world. The essence of idealism undergoes great changes. Third, unlike the "Peach Blossom Spring" residents, the Tang ideal world rejects outsiders and becomes more illusionary. The meaning and structure of the "Peach Blossom Spring" receive quite different and diversified treatments, changing from loving and caring for human being and society into religious reclusion.

Keywords: Tao Yuan-ming Peach Blossom Spring Tang stories

* Adjunct Instructor, Center of General Education, Hsiup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